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七十八冊

黃山書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二輯

第七十八冊

黃山書社



(明)陳 荀 撰

過庵遺稿八卷

民國十一年河南官書局刻三怡堂叢書本

三怡堂叢書

過庭遺稿

周德宣署眉

翠可安河南
官書局重刊

敘刻過庵子遺稿

少室山人楊本仁撰

噫此過庵遺稿邪過庵子束髮振奇至蜚英汝洛方是時業已言無不文文無不可觀而今所哀刻止此邪噫噫夫古之人固有穹階華秩震耀海宇卒無一言足以名世而其絕辭雅倡妙入金石有一世之所歆覩而子孫弗肖委若土梗焉者嗟乎若過庵子可亦無悲也邪過庵子博綜群言探索微奧故醞藉閎深研核精審吾鄉大司馬浚翁深器重之然其人軀幹弗踰中材而雙瞳炯炯氣劇嵩華居常雅嘿訥訥如不能言而群喙鋒起輒以片辭切其機

過庵遺稿卷一

一

要文思精工力掃浮豔若無驚采絕艷而古意名言率未之前有嘗謂爲文要自己出先民杯俎殘膏將焉用之是其積奇爲材自効一斷鎔古爲金獨挈一範者乎是故見道之言意旨精透無枝辭涉世之言明是非切事情意多渾厚而婉曲鍼俗之言警切而厲抹傲之言峭拔無含蓄一字一砭祛惑之言指畫分明披如朗鑒頌美之言典則無諛辭無媿色今其文亦僅有太息曰嗟乎世之賢英不勒節天府則藏書名嶽詎既一第爾邪於是遂絕意進趣若有志著述故諸凡請求隨事訓答不存錄子加命茲所哀刻幾什一夫片言可傳日星並遠雖謂過庵子不亡

可也此加命之心也往予弱冠與過庵同試有司過庵子方邠與語異之索觀其文又異之文雕刻無痕言言如琢辭非淘洗色色鮮潤竊自念以爲弗及由是遂相與知厚既締姻益披肝膽期異日與李中嵩吳北原輩把臂觴吟終老丘壑不數年願皆先後淪亾金石之交能不隕涕乎予衰也已乃今叙論其遺文噫嗚歎猶存搗翰奚堪邪嘉靖歲丙辰秋九月二十四日

過庵遺稿卷一

二

杞縣志 文苑

陳卜字子貞歲貢江子博學強記善屬文與兄乙齊名嘉靖乙酉舉於鄉貌不逾中人而抵掌談時事鑿鑿中窾時兄乙舉進士族人多乘堅策肥卜獨布衣蔬食與諸文士相倡和泊如也正德以來邑中田賦苦累卜爲書千餘言以達諸當道辭甚辨悉覽者爲之歎服所著有過庵遺稿行於世

過庵遺稿小傳

過庵遺稿卷之一

論

河渠論

從古治河之說通考備矣治今之河其尙有遺論乎匪河之異也所以治之者異也今治河之指日必勿病運道必勿涸運道必勿妨寢園必勿蕩民居四者曲防而並護之於是乎闢生剗淺築堤捲埽工無寧歲而患以不息不惟民病而國亦病矣不惟國病而河亦甚病矣夫萬里之委百川之灌放乎平原洶猛善餽人不能以力勝易明也滾帶泥沙淀淤壅遏則百里之壑填於頃刻百萬之功廢於

過庵遺稿卷一

旦夕易見也然則既違其害又資其利必非黃河而後可者也既不病國又不病民必行空虛無用之地而後可者也由是言之四者之中不有所棄取則河永無安定之理雖有所棄取固亦難爲經久之策也何也以吾之治治之常欲便吾之事而非必求遂河之性也然則權時之宜擇其害之最急利之稍省者而從之庶其有濟乎是故其務在乎保運道而置殘破之民其策在乎捐租賦而省治河之費其用在乎就河之紂而徐爲之處其歸在乎違河之害而勿圖其利請得而備論之河之不可東北夫人知之矣欲其西南固不得不委宋毫之郊以爲壑也宋毫之郊

久已爲堅矣過在實棄而名不棄使國民兩病治河之役是也自趙皮村之鑿也無歲不泛而此千里之間蕩爲澤莽民之生計已盡矣而歲歲開挑築堤壩公私殫力將以救之也冬春而治夏秋而決久矣民恥爲無可奈何之災也是以百姓嗷嗷不怨乎河而獨怨有司之不恤已田已沒而稅額不除家已破而力役不免脫死洪波自營口食而捉人之吏窮其所往雖逃蓬蒿蓄草根必繫縲而出之是故河之波猶有所不及而逮捕則無可逃河之泛猶有時而追迫則無虛日河獨敗其生業而有司併絕其生計此苛政之毒於河而民之置怨不在彼而在此也雖然亦

過庵遺稿卷一

二

非盡有司之罪也吾歲歲救焉固以完全郡縣待之矣則夫稅賦之必徵而逋負之必理乃執之不容已也故救之則名不棄而實棄不救之則名棄而實不棄今以一歲治河之費較此諸州縣之租稅則多寡不侔矣誠能省治河之半以代其租稅使民安心一意各圖生理則遺者猶可保而空者猶可立也感恩不啻足矣而又何怨乎所謂惟此時爲然也故計莫便乎增脩東北之防而暫罷西南之功縱河宋毫之郊南不害寢園北不齧堤下戒勿治被災州縣復其民一無所與城郭聚落非必當河衝者勿徙退灘高仰厚有一稔者勿問族河之定而後圖之則國民兩

便較之歲歲興工無分毫之益而徒爲繁費者有間矣或曰如此遂不治河邪曰此乃所以治河之道也數年以來治之愈急爲患愈大非天數也失於未能明知地勢而妄興疏鑿以汨陳其性也且河自張知府口而南也水勢湍急其又南有故道深廣而毫之北境有迅流之處焉數里之間或奇而下獨其間有平漫不渠者耳識者謂因而渠之必成河矣乃疏入孫祿口故道曾幾何時張口復決而新渠已爲平地矣此非汨陳之明效乎今河既自決此正可勿治以定其勢之時也蓋吾固未能必知河之所終也亦未有明知地勢如神禹然者也前代明達之士亦皆欲

過庵遺稿卷一

三

族河有所定而後圖之蓋知燥濕者莫如火知高下者莫如水因其成勢而利道之智之次也且以堯之聖禹之智猶必九年之後八年之勤而後成功固不能於鴻水之初而遽治之也今人欲於歲月之間而望玄圭之告必不可得矣雖然趙皮村之鑿本以分河之支其後全執歸焉孫祿口之疏本欲引河而東今復決而南焉則河之大勢欲南亦略可觀矣一二年間漫流之處必自成渠因而脩之亦可歲月而定也夫河有所定則必徙之城郭固當無幾並河爲堤以振游溢則必壞之田亦自有限運道無虞則東北之防將亦可省而徙民授田之政可以次第舉也所

謂淤河之定而圖之者如此也或曰河既西南金鄉魚臺之間運道潤澀奈何曰此執之必不可兼也前固言之矣昔宋公平江之治漕本激汶水以爲用未嘗資之河也運道如澀亦求其故而脩之焉耳河非所爲用也且河便運之利小阻運之害大往年張秋之決近年沛縣之淫糧運坐絕當是時惟恐其不西也今又欲其東是見小利而忘大害也夫使河既不爲害又足爲利豈不至善其如執之不能何此其策必出於違河之害而不可圖其利也抑嘗論之治河無定形有定理古之故道決不可復古之故智決不可不變也昔之論禹貢河渠書者皆以析爲二渠播

過庵遺稿卷一

四

爲九河爲禹之所以治河者愚以爲此治常水之法非其制黃河之要也蓋水之清者多爲之委分殺其勢使由地中行斯安矣若黃河則太半泥沙流緩即停非常行峻下之執以暴其泄而迅其流雖多爲之委將不足爲壅也故常思禹之所以制河者在於鑿龍門爲逆河之類耳蓋水執至此建瓴而下其泄之至暴故其流長急其流常急故泥沙不停泥沙不停故渠日深廣而無壅遏橫潰之患此禹所以制河之要也於經可考者如此意其間曲折隄以激其怒而發其暴者殆不止此也然逆河之訓說者不同以事理推之蓋爲河之法乘高趨下因執於海主海而

言故謂之逆猶曰迎而奪之之義也同爲者殆九河皆逆乎若北載之高地與合九爲一則非其理矣丘文莊欲效九河于淮甸其策良是然不爲逆河則與昔之九龍口五汊口等耳何益哉此又治黃河者所必鑒而讀禹貢河渠書者所宜思也歟

頌

瑞穀頌

皇帝即位二十有二載子育天付兆民既安既治惟是災流食艱仍歲爲憂躬藉勸耕禋玄祈祐靡愛靡勞尤疇洽九德宅牧列寓俾殫力以字惟泰安太守馬君克承休命

過庵遺稿卷一

五

克廣德心師古循良安靜不擾罔以虐作威罔立僞求名虔于秩祀惟夙惟明蒸庶惠和嶽靈膺靈五氣順布庶蒸時若迺下車明年癸卯之夏坤祇發祥瑞見於麥一莖五穗者三四穗者十三三穗者三十七兩穗者不可勝計穠根奔告朝埜懽呼往觀於稷稷亦如麥守有別館植稷數叢異穎同莖復如在野太守曰茲天錫瑞以彰我后之德不可以弗開迺繪狀函禾獻于闕下上御內朝宣視大臣詔曰禾麥呈祥皆天地玄恩眷顧其加州守俸一級是歲也鰥生輒斃畝收倍常羅丁十七方內咸穫佃奴遠邇天和相中興受命之符奚過於此歷選往牒五岐之異肇自洪

武三年陝西一獻創業中興先後同符非偶然也五運之
推端儒弗尙或謂明得土德則土爰稼穡五惟中數比於
黃龍赤帝信而有徵矣若乃朱草芝房神爵五鳳雖駭世
之觀匪寧邦之具益不足道也至於同穎兩岐周漢君臣
動色相賀以方五岐不亦惡乎載惟岱宗古聖王受命告
成之所瑞發於是明兆國家也發於別館兆太守也本一
而末五其後巨也實繁而栗美有終也其自今以往聖天
子萬壽無疆統御無外文子文孫繼繼承承其惟無窮太
守其受知於淵衷援置大僚廣泰安之治於天下永阜兆
民推象循理而觀之意甚明白矣嗚呼休徵嘉瑞曠世難

過庵遺稿卷一

木

逢必得鴻學之士播諸聲詩以垂示永永某愚且賤非其
人也感東人歌謹作頌一首獻于黃堂頌曰於赫維明道
粹功崇十后同德登于有唐帝謂嶽神余命汝符錫之嘉
禾俾續聖圖有守振振克承乃后祥發其郊以彰異茂泰
山之陽原田潏潏神發其機鬼司其工麥秀漸漸我稷翼
翼五穎同莖以赫厥靈紛若聚旌垂若翟尾自天降祥胥
懼以喜厥祥謂何穰穰滿家輸之惟貞億萬其車我倉既
盈我士孔飽脩我戈矛張皇天討南蠻北狄稽顙來臣帝
開明堂坐受其琛休茲豐功瑞由太守其登廟堂作朕弼
輔望此善政敷于四方匪且匪今豐年穰穰在飫思饑惟

勤與儉貴穀賤玉以承穹眷天命匪懈躋于熙皐腐儒作
頌以配嵩高

貞壽頌

夫受生之期靡齊由生之理惟一期不可人爲理不可自
作故違天而不及期耻也違天而過其期幸也昔莊生齊
生死於寄歸等椿菌於旦暮言雖忘生情實守此也豈順
受不貳之旨哉若夫吹噓呼吸以索其神服石餌草以耶
其精朝祈夜禱以益其筭斯又不達玄理與造物競者也
古之君子非短世之憂而無令名之患伯玉知四十九年
之非武公作九十有五之戒故年至則心愈小息存而志

過庵遺稿卷一

七

不懈放勲所以辭華封仲尼所以譏伯高也夫生死者理
之還也壽夭者氣之錯也順逆者道之則也否臧者人之
脩也故記曰大德必壽傳曰仁者必壽言夫其貞者也東
庵先生當斯二者與故約情則無喜怒之鑿飭事則有端
綮之操及物則有敏惠之政垂世則有方周之譽宅貞自
得之林安步天衢之路行年八十有一如一日也夫儒者
之道自有玄方養性之術所以養命不得其常則爲顛子
得其常則如東庵故不齊物而達不吐納而綿不服食而
精完不求鬼神而筭永守我之恒俟天之屆胡考之所祺
聖賢之所珍也迺若山澤之麗姑射之仙於世無益於天

無光其爲天也亦甚矣又何足願與南湖公擢第來治杞
邦樹風則祿奉東庵推恩則政本仁恕期月之間化行政
敷民事東庵翁如事親嫗是歲十月千支實維公誕育之
辰是爲八十一度也是日杞人貴賤以班老幼以序拜無
歡呼稱觴爲壽羔羊朋酒躋商公之堂黃髮兒齒禱魯公
之壽詩人所誇未爲過也咸以某屬在士未宜採輿言協
諸聲韻俾邦人誦歌傳之子孫以無忘盛德謹再拜獻頌
曰青牛遐徂崑崙降神金精協氣絢繡成躬維茲東庵抱
靈負貞厥靈如何通頻究玄鑽思萬變能讀三墳厥貞如
何比物忘噴赫赫夏日熙熙春雲四嶽言揚百里政分醜

過庵遺稿卷一

八

忤我正蒸迺我仁拔身狗道一人在林用冲體素安土樂
天維學養刀亦固靈根並蹤商皓孤友渭濱能忘斯世日
傳嗣人鵬騰雲翼豹澤玄文試工作宰俾父杞民雷摧强
梗電迸妖氛優優解雨憐瘁咸振政惟庭訓德乃公恩外
黃之北高陽之南飲食必祝胡不萬年養我父母長我子
孫我有酒食以奉晨昏是滌是滌母以使君氓之蚩蚩上
帝寔聞永錫難老福祿攸臻數推軌策歲紀大椿食烹黃
耳嘻弄麟雲嘉樂東庵秩秩德音

崧河問氣頌 代作

豫州鎮曰崧嶽川曰大河開封治豫之東土郡守堯山白

公仁德比崧智德比河三年而政成凡食土之毛布禹迹
而虞音咸得完其室家保其業聚而蕃其字育無轉徙之
勞此離之嘆刻刑苛誅之毒督促追逮之擾罔不欲報之
德而憂其所憂以公年踰強仕景嗣未立爲之呼崧而祈
沈河而禱大小額天飲食必祝迺是歲乙巳季秋二日誕
生家嗣於是歡騰千里雷動豫方縉紳先生咸謂厚德流
光至仁必後堯山公邁種粹淵敷施弘篤慶報晚良理固
宜爾然自昔禱胤名丘載籍顯列一夫精誠尙爾昭應何
况聚億萬人之誠連千餘里之禱者乎夫天愛其所生而
寄之視聽廣山大川實鍾異人崧河自生申出圖之後贊

過庵遺稿卷一

九

而不發久矣天其鍾美於是子以報公之德以慰中州億
萬之心乎則夫福慧壽考固已不待贊矣群更山東蔡某
聞其言而是之謹撰崧河問氣頌一首再拜致賀其詞曰
惟崧抱靈協氣鬱蔥實生申甫周社是楨惟河含精源
漢通星龜馬矢象人文載呈人文既宣精靈仁敬著厚蘊
醴待時而發帝懷仁守助予生德崧河之郊蕃息千億圖
賞象功厥後宜茂爲生異人以食隆報帝謂嶽神女氣女
骨帝謂河伯女精女肉合德毓和鍾爲英物金帝司天月
魄將出熊羆兆祥弧矢告六帝聲望望佳氣郁馥敦龐嶽
躋崧河澤渥金甲何神石麟祇辱維此英物允爲世珍天

畜合德風渙敷文器兼舟楫業會風雲功奠藩方澤沛經
綸于家亢宗于國寶臣帶礪盟封山斗樹欽罔俾萬代專
美周申

記

杞縣儒學重脩記

儒學署教諭成君訓導戎君彭君及耿生薛生劉生某某
謁余言往戊戌己亥大雨水無年邑政舉學宮大壞黌舍
蕩爲墟莽師蓆芟以支風雨正氣坊撤人不補先師廟右
廡壁崩毀瓦剝損繪事湮暗祭器散亡甲辰夏今大尹山
東蔡公下車既謁先師觀諸生習業顧瞻垣宇大懼學就

過庵遺稿卷一

十

廢廼於是議緩急程工費備材力考規制月繕時增不糾
不怠比三年而完自門堂垣宇咸加葺治作射亭三間師
宅三區黌舍若干間補正氣坊一考古射禮創射器範銅
爲爵置補諸祭器凡幾百幾事規爲弘遠細大不遺方畧
審詳民不病擾可謂有功于學矣維古之盛德大業必托
金石以垂不朽杞學創自洪武初年迄今百八十歲中間
興廢補弊豈伊一人由前無紀載故令賢尹之績泯沒無
聞良可惜已今某願勒貞石考厥成績以彰蔡公之功垂
諸永永維子其文諸余嘉茲盛舉義不得辭既次第其言
乃申告之曰夫學成材善俗有恒重矣然惟賢有司不惑

于速化而專趨要官之所急迺克重焉至於有志而無才
有才而無時皆不足以立事蔡侯之績不謂難哉思其難
毋俾其易毀功乃久凡宮室器用脩於小壞則費約而易
集嚴其守視則恒完而遲弊勤於游習則實用而不蠹今

學宮禮器蔡侯則既脩矣嚴守視者非三君乎勤游習者

非諸生乎皆曰然則又曰官脩其政師脩其教士脩其學

夫脩學宮政之先務也教盡於守視已乎學盡於游習已

乎故考德業精簡別政之質勤勸課躬道化教之質篤彝

倫治性情學之質如質之未脩也則不足以成才善俗失

其所以爲重矣將有指而議之且以爲無益且以爲可毀

過庵遺稿卷一

十一

於戲詎不負賢尹之用心矣乎於是諸君慨然曰敢不夙
夜實脩以對蔡公之績

杞縣城隍廟重脩記

城隍肇祀載籍無考由唐以來稍稍名見高皇帝登極之
明年詔天下府州縣立廟錫號定封於縣爵以伯號以顯
祐職以監察司民祭用春秋仲月與風雨山川同壇邑屬
則祀爲壇主守令始至必與神誓月朔望必謁遂爲秩祀
云杞廟坐縣治之東天順弘治中皆嘗脩葺而拓規制庀
像器後舉盛矣越五十餘年而當嘉靖壬寅廟貌頽毀垣
廡傾廢上漏下瀼材腐像剝神用不集民用不虔縣尹新

城朱侯納住持道士李靖真言給籌募施造官屬翟淵鼎
銅劉廷臣董諸興作明年朱侯擢戶部主事去霑化蔡侯
代之督勸益力於是施財日聚百工奏能撤敗梓傾興廢
直破丹青聖壇推陳致新凡脩門堂廊廡小殿曲房總九
十有四間至於器具几筵庭霽階陛塑像繪圖罔不致完
致飭貫雖仍舊功迺一新而募財之難較於往歲爲力倍
甚矣東增玄武聖母二殿于故三清殿側西脩三官殿而
毀去賽神樓之在庭下者皆蔡侯之志也最計諸費爲錢
百萬丙午八月望日訖工淵遣靖真問記謹按城隍之神
蓋佐守令治于幽者也崇災祈祐則本山川之職矢心壹

過庵遺稿卷一

三

携則有盟詛之權靈夢報則兼蓍龜之用至於冥像顯
設雖祖法浮屠而陰折慝心亦猶懸法象刑之機也是以
昭代重之夫祀也者以神感神之道也嚴廟飭像望而怖
之所以收攝人心之神也易之萃渙皆曰格有廟義蓋如
此故神之能示禍福以勸人者必藉乎廟與像長民者知
藉神機以自助亦必於廟像盡飭焉世徒見夫行惡而媚
神者不獲其祐遂併其佐教化者而疑之則過矣雖然九
形皆氣凡虛皆神神也者麗形而爲之至山川人物祠廟
一也況於高城深池域民聚生其抱神也弘其主權也大
矣皇祖之訓曰天地之間無不有人無不有鬼神斯至言

哉蔡侯之禱旱也齋宿廟中已而果雨誠信感通蓋不徒
恃脩廟云

公塾記

古諸侯之國小學在公宮之南太學在左公子就外傳因
與國人子弟講習其地禁近不雜民居體執尊嚴矣今世
守令本古五等邦君例以嫌子弟不出就學官延師官舍
禁不習群外人子弟與游師友之道闕焉不備相循逆旅
視之今大尹蔡南洲公治祀期年與脩庶務會黃門王肝
山諸貳至同議合思倣古學制以便從游子弟謀於三
尹吳侯蔡史崔君咸贊之決乃相地得簿舍之西吏廨之

過庵遺稿卷一

三

東故閒廢地從長若干丈橫廣若干丈若天遺之以待者
於是興徒儲材增高培卑攷位授事某日而載某日而竣
中堂三間以居師左右翼室各三間以居弟子周垣重門
煬潤咸具盱山名其左翼曰成德館右翼曰有造館取成
人有德小子有造之義合大小學爲一云堂與門二公讓
名不決學諭成文峯氏曰塾宮立於南洲塾規立於盱山
請名門曰南洲公塾堂曰盱山師範遂用之南洲公以爲
創空建置必有紀述以貽後考俾來下問僕既著其事竊
惟二公不委隨流俗慨然倣古置塾其意亦欲游斯塾者
不爲世俗之學而爲古人之學也古人之學者學所以自

成其德非止如今攻文辭射科第而已也故自古之立德立言與當世賢士大夫無非師者今當建塾之初聚古人書選一時之俊秀與游通邑之人將於是乎觀學焉夫古師書備矣今師則有二公之德與政在士游斯塾念建始之重思命館之義讀古人書以二公爲依歸其將遠紹古學盡交益之實以大慰通邑之望矣乎敢論于諸君子

漏澤義塚圖記

塋之義藏也緣大德日生暴尸焉則悖德殄和故藏緣萬物之分滓渣歸於土親下之道也故藏緣孝子之情人死斯惡之矣不欲人之惡吾親與不忍物之賊厥遺骸也故

過庵遺稿卷一

古

藏先王以此制爲喪塋之禮以教天下之爲人子者不幸死而無後則有土之君主焉於是乎有掩骼之令漏澤之園自周文塋枯以降未之或易也田之不井也貧者至無置錫廼有死而無所於塋者仁人君子惻焉捐田以予之此義塚之所由名矣斯二者皆發乎仁而成乎義者也嗟乎豈可與俗吏言哉杞爲河南巨縣入有明百六十餘年矣嘉靖壬辰朝城王虛庵公來令乃始買田二區夾北郭官道外小陂西曰漏澤園東曰義塚園其地之度漏澤園爲步廣長若干義塚園爲步廣長若干皆域以周垣覆以行柳除其二稅一無所預自是死而無主者官塋之西無

地者塋東廼無復委溝壑給烏鳶者矣虛庵以明果之才濟之以正其所建立施設類皆減淫樹教卓卓乎俗吏之所爲二園之置猶其細也然豈不誠義舉哉公徵去且十年而臨清劉銅溪公以開封判來攝令事親二園之跡喟然興嘆且懼木伐垣頽將就侵夷俾來命記其事僕竊惟君子本仁以行其義不可以有已也故功有可立不必其利之我食事有可循不必其名之我出茲虛庵銅溪之心與後之君子追二公之心脩廢壞禁侵伐益市閒田斥拓偪隘斯亦自敷其仁自盡其義耳於二公何有哉若曰耻繼其後我則不暇也甘心俗吏之蹈則非僕之所知矣承

過庵遺稿卷一

主

劉公命不獲辭謹刻厥實併告夫後之令吾邑者王公名應爲令三年徵受御史劉公名源澄攝令三月並番循譽云

翠雲窩記

蜀之山發根岷嶓條支散布江水出其麓並山東走至綿而山抱如瓊水亘如絃蜀有高賢曰瓦山先生相地之陽結茅以居左圖右史飲酒鼓琴逍遙倘佯以全其真地有脩篁茂樹交映互蔽水色山光佐以宿鶯望之鬱鬱紛紛屋在其間若海市之幻僊聖之居焉故命曰翠雲之窩翠言色雲言狀也客曰命名以假何居曰子且以名爲真乎

哉天地萬物皆假名也人之任耳目耳目所據者形聲形聲之變耳目不能窮也造化之變形聲不能盡也極而言之萬有非真也而況於名乎且夫先生亦猶是矣其始學則縞諸生也登第則進士也仕則府太守雲南憲副也退則瓦屋山人也孰爲真先生乎夫窩亦猶是矣吾聞先生著書樂道不營貨產尋幽訪勝適意處留或數月則駕亦適寄意云耳又何翠與雲之足辨乎且蜀當南紀山河之曲竹木之饒甲天下如翠雲者固亦不少何獨至於先生而窩之夫士方競于高明之執曷暇經營寂寞之宅有人累者必無道適雖岩居川觀而氣味不諧矣故知先生所

過庵遺稿卷一

七

安不在乎窩而寓於窩也雖然窩乃由先生而真有矣蜀土昔多隱居獨玄亭草堂至今布滿人耳蓋子雲恬于執利而子美詩篇獨步古今近於古之立德立言者凡傳傳其最盛也先生詩文闡述明理鑿鑿精華而壹行矚然不浮是子雲子美合而爲一也是窩也必與玄亭草堂參峙並傳萬古無疑矣余兄前歲以按察僉事備兵于蜀治所在綿雅與山人厚善數數寄示山人詩文及道人操履甚詳某因得欽仰高風今年夏兄歸自綿面承山人窩狀心益向之廼命某作記某竊僭贅數語冀異時續高士傳者或有取焉是亦附驥之幸也山人姓高氏名第字某氏

屋其別號云

觀音寺重修碑記

如來本以寂靜爲根慈悲爲德緣業爲化其稱珠樹寶宮天花羅刹等旨在寓言法象顓蒙不解則謂之信然奉其法者因而實之建刹飭像以聘貽其目傾駭其心而錮其沈信是故其弟子力能動衆者往往脩焉蓋自入中國來千數百年禪林梵宇殫麗極奢而滿乎天地矣杞有觀音寺坐城西南陬自勝國以往縣志不登其端莫之詳也國初僧勝深者首啓式廓洪武十五年置僧會司以總其徒由是漸著正統中僧僖清者遂營立殿堂門廡有厨有廬

過庵遺稿卷一

七

無何河灌城中舉城於水寺廢幾三十年而劉付者縣故衣冠族少無貲省一旦蓬跣糲食力苦募施當弘治初積二十有四年而遠近風動財賄翕合廼於是大治寺宮凡建前殿五間大毘盧殿五間伽藍祖師天王山門等殿合若干間土木繪事費值千金房垣工餼不與焉亦會累照之運物盛材餘故得感以後福捐其不急及夫群閭肆毒百辟營賂誅網茨積等於頭會加以土敝歲侵戎馬時動杞當中原之要受病實先當是時彘食人伏營醫眼前耳奚暇媚佛哉比于正德之季寺已蕭然矣今天子右文正典大撤祠寺寺獨以會司得存而僧徒凋落垣戶傾塌豕